



徳川家康

22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徳川家康

—— 22 ——

德川家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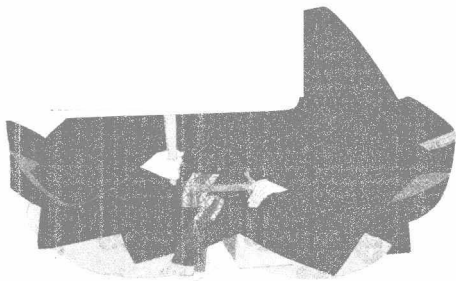
22

〔目〕

山冈庄八 著
李菁菁 译

策划 柏杨
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·海



目
录

一	平地风波	1
二	微服探病	12
三	匹夫忧国	33
四	忠义之臣	53
五	相会二条城	70
六	大坂刁妇	91
七	流浪圣人	110
八	恶人恶心	121
九	大坂隐患	132

目 录

一〇	一期一会	142
一一	命有反骨	159
一二	命如虫豸	180
一三	长安事败	192
一四	以剑止杀	205
一五	万雷惊落	221
一六	不败之地	242

一 平地风波

松平忠辉从母亲茶阿局口中听说,和他年纪相仿的丰臣秀赖终要在今年三月与千姬成为真正的夫妻,顿时感慨万千。作为刚成人的男子,他不知是当祝福秀赖,还是当报以同情。

“您独自笑什么?”新妇五郎八姬端坐于忠辉对面一步之遥的地方,她已用一张奇妙的大网把他困住了。

“唔,无他。蛎鸟都互相偎依着飞来飞去,有些古怪。”

松平忠辉面向隅田川而坐,纸门大开,面前摆着酒盘,一派悠然自得。他身長六尺,从眉眼和身材上,皆露出堂堂之气。

忠辉当然不知,父亲身边的人和将军秀忠的家老,一看到他都会慨叹道:“简直就是信康公子再世!”茶阿局并不喜欢这种赞美。信康乃筑山夫人之子,信长公令其切腹自尽。然而忠辉却不介意,甚至还有些得意。

忠辉时常听人讲,信康虽性情暴躁,但武艺高强,才具不在父亲之下。忠辉有时甚至会模仿信康行事,道:“若兄长在世,不知会建下何等功业。”或道:“父亲可能太疼爱兄长,神佛体恤父亲心意,才让兄长托生成了我。”茶

阿局看到他模仿信康，就会很是生气，“绝不可随随便便说出那种话来！传到将军耳内，如何是好？”忠辉只是付之一笑，“将军不会认为我有叛心。好了好了，我会小心。”

伊达政宗的爱女嫁进门以前，忠辉已很知女人了。家臣久世半左卫门有一女唤阿竹，忠辉与她的情事，在女人之间广为流传。伊达政宗爱女、信奉天主教的新娘带着严格的戒律嫁给了忠辉，对他而言绝非幸事。

“蛎鸟互相偎依有甚好奇怪的？”五郎八姬问。

“像是你我一般。”

“毫不奇怪。鸟儿也有伴侣，才互相偎依。”

“唔。秀赖与阿千很快也会相互依傍了。”

五郎八姬表情甚是严肃，思量着忠辉的话，道：“妾身不大同意大人的话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秀赖必须成为阿千的依靠。”

“那又怎的？”

“不怎的。秀赖不愿让夫人依靠吗？”

“这……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”忠辉有些语塞，转面道，“嘿，你喜欢大久保长安吗？”

“对大人的家臣，妾身即使讨厌，也必须喜欢。”

“哦。秀赖也是，他即使讨厌阿千，也得喜欢。也许他就这般想。”

“大人……”

“怎的了？”

“大人对妾身也如此吗？”

“啊……我不一样，我喜欢你！”忠辉突然定定瞧住五郎八姬，“你……是不是，因为我是你夫君，才假装喜欢我？”

忠辉的不安表明他已然喜欢上了五郎八姬，然而五郎八姬比他更坦诚，“倒无厌恨，先前觉得您……有些可怕。”

“可怕？我？”

“是。每次大人用可怕的眼光看着妾身，妾身就觉得心跳好像停了一般。但是……”

“唔？”

“您并不可怕，心地善良。”

“我善良？好！”

五郎八姬身后的侍女掩着脸哧哧偷笑起来。忠辉并不责怪她们。“秀赖比我还高一头呢，再长得结实些，就有些大将风采了。”

“大人也一样。”

“哦？坦率说，阿千个子太小，我还是喜欢像你这般高挑的。”

“大人！”

“怎的了？”

“大人喜欢秀赖？”

“不讨厌。我们年龄相仿。”

“您还是莫要说喜欢。”

“那是为何？”

“越前的秀康兄长，生前常说秀赖好，结果引起家老们反感。”

“谁出此言？”

“家父。”

听到这话，忠辉双目狡黠地滴溜溜转了几圈。“陆奥守大人还真是出言不凡，所论入木三分。”他迅速探问道，“他对已故太阁丰臣大人有何评断？”

五郎八姬一脸沉静，道：“他说……很羡慕太阁的身世。”

“太阁的身世？他出生于尾张贫家，从小四处流浪，有何可羡之处？”

“虽然生活艰辛，然而一身轻松，自由自在，即如蒲公英一般，挥洒自如，才令人羡慕。”

“像蒲公英一般？”

“是。父亲说，和太阁相比，他和大御所一生下来，就身负家族命运，被重任束缚，只可心无旁骛，连气都喘不过来。”

“夫人，那你私下怎生看我？”

忠辉想问的，其实并非岳父对丰臣太阁的评价，而是其如何与女儿谈论自己的女婿。

五郎八姬怪异地笑了。

“怎的，他嘲笑我？”

“不。父亲说，要是您早生几年就好了。”

“早生几年？”

“是。设若如此，谁做将军还未可知呢。”

“唔。岳父并未说我不是？”

“不过也未夸奖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后来父亲又道，您如今处境尴尬，纵有本领，亦无处施展。大久保长安和您就如狐狸与天马。父亲还让我定要拉住天马的缰绳。”

“我是天马？”

“是。大久保长安就是那骑上天马的狐狸。”

“夫人！你不认为岳父的评断有些差池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看来，你认为他说得不差？”

“妾身无法判断。”

“好了。但岳父大人为何会说这话？”

“您并不逊于大御所……也许他这般认为。”

“唔。不管怎么说，都不是什么好话。这话休要告诉人。”忠辉一脸苦相，捧起茶碗。

“大人！”

此时，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，脸色苍白地跪倒在忠辉面前，正是花井远江守。

花井远江守娶了忠辉同母异父的姐姐，即是茶阿局之女，现任海津城城代。幕府已决定让忠辉除川中岛旧领之外，另封越后原福島城主堀忠俊的领地，成为年俸六十万

石的大藩之主。远江守此番来江户，正是为了商议此事。越后福岛城位于直江津北，距高田甚远。以前该城一直由丰臣旧臣堀秀治主事，以统辖北陆。到了忠俊一代，领内乱事不断，忠俊以年少不能管制为由，移居至磐城国，故幕府决定由忠辉前去治理。

新旧领地合并起来达六十万石。花井远江守留在信州川中岛，大久保长安事无巨细，都和伊达政宗商量，若稍有不慎，恐有大忧。

此时花井远江守脸色大变，一进门就要余人退下，必是发生了大事。女人们即速速退下。

“说吧，夫人也不能听吗？”忠辉看五郎八姬还稳稳坐着，没有要起身的意思，问道。

“夫人就罢了。”远江守话尾含糊了一下，“大久保长安大人中风，恐再也动弹不了。”

“长安中风？”

“是。恐是平日饮酒过多。现正是大人迁往越后新领的重要时刻，真让人为难。”

“唔。长安还真识时务啊！”

“人生难以预料。但说到麻烦事，大久保那边还有一个突然的消息。”

“还有其他麻烦事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说吧！休要顾虑！”

“那么……其实，还有一份联名状。”

“联名状？”

“这……长安想要进入世间海域……”

“哦，怎的了？”

“那联名状上有大久保忠邻大人、大坂城的丰臣秀赖等人署名。另，江户城里最近生出了些风言风语。”

“什么样的风言风语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说了，休要顾虑，说吧。”

“是些居心叵测的传言，说联名状上以大人为首的人，都已厌倦了当今将军的辖治，有谋反之心……”

忠辉大笑起来，“好意思！就为此事啊，为这个，长安的病还能好吗？好不了。”

花井远江守见忠辉对联名状一事毫不放在心上，刚欲松一口气，旋即又担心起来——恐有人借此传言生事，遂道：“大人，您最近是否听说过大久保和本多父子不合？”

“本多父子和久保忠邻？”

“正是。世人传言，两厢针锋相对。对那二人切切需要留心，但不能偏袒任何一方，我们必须警惕。”

“这和我有何关系？我是问你长安的病情。”

“如大人所知，大久保长安乃是经大久保相模守忠邻大人推荐，才有了今日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大人别不放在心上，且仔细听在下说。他的姓也是随了相模守大人。因这层关系，长安一旦有闪失，本多父

子定会趁机攻伐大久保忠邻大人！”花井远江守夸大了自己的不安，“在下担心的正是此事。”

“唔。”忠辉淡淡点头，“这么说，长安如今病倒了，若此时联名状现于世间，谣言四起，大久保忠邻可就有些麻烦了。”

“那联名状成为罪证，有麻烦的便不只是忠邻。上边有大人您的名字，还有大坂的秀赖，以及尊兄秀康公。”

“好了好了。我会解释。”

“大人！”

“脸上怎的那般可怕？”

“恕在下直言，若有人造谣，说您想与人联手对某老臣不利，又和大坂勾结谋反，您可百口莫辩啊！”

“我和大坂勾结？”

素来胆大的忠辉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他已不记得联名状上写了些什么，唯知毫无谋反之意，故彼时他未特别在意。

“唔。这般说来，长安生病……确有可能被无端怀疑。”

“大人，希望您能微服去八王子看看长安。”远江守话中有话，直直伸出两手，伏倒在地。

“嗯。是得先去瞧瞧。”忠辉有些紧张，旋又恢复了先前那懒洋洋的样子，“你说得有理。夫人，去八王子看看吧。你也得做些什么啊！”

五郎八姬比忠辉更激切，“请大人带妾身同去。”

“嗯。如今白日长了，天气越来越好，一路风光甚佳。”说着，忠辉严肃起来，“远江守，我是去看望长安。松平上总介忠辉可是体贴家臣、宅心仁厚的男儿。我可不愿见旗本们去父亲和兄长处进谗言。”

说这话时，忠辉眼前出现的乃是家康的面孔。然而花井远江守未注意忠辉的心思，他只一心想着眼前的危机。

“请大人切切把那联名状带回来！”

“不过长安正病着，恐不便吩咐。”

“令他的家人找。”

“麻烦！好，你也一起去。长安和他家里人知道了，定然高兴！”忠辉对联名状始终不甚担忧。他心情愉快地看看五郎八姬，道：“如此一来，越后筑城一事就能遂岳父大人心愿了，长安在那事上的确固执了些。”

五郎八姬的思绪已飞得老远。她的目光静静落在河面上，丰润的脸颊上映出春水般的光泽。忠辉觉得，此时的夫人无比美丽，竟一时找不出言辞来赞美，只好默然。

突然，五郎八姬看着忠辉，痴痴道：“大人也和妾身一样皈依主吧！那样，定能得天主眷顾。”

“让我也信洋教？”

“是。妾身会永远为大人祈祷。”

“好了，此事再议，不必急。父亲信佛，听说最近他一有空就提笔抄写经文。另，兄长秀康生前曾说要葬在禅寺，但父亲不允，咱们家代代都信净土宗，故得改葬……”

“哦。”

“故你莫急，欲速则不达啊。”

对忠辉来说，如今似是人生的阳春。

五郎八姬想再说些什么，想了想，还是噤了口。她只想问，丈夫为何要如此忌惮大御所？

伊达政宗常对家康赞叹不已：“他不会把自己的信奉强加给身边人，就这一点来说，大御所实乃圣杰，不愧在逆境中锤炼过，谨慎得很啊！”五郎八姬此时想起父亲的话，有些气馁，自己只是劝人向善，夫君为何要生出顾虑？

“大人，”五郎八姬终于忍不住，道，“大御所乃明慧之人，为何会令结城大人改葬？妾身听说，大御所断不会把自己的信奉强加于人啊。”

“哈哈！”忠辉感到有些可笑，“因为兄长乃是父亲的亲生儿子啊！”

“这么说，可以强迫自己的儿子？”

“不。曾有人劝父亲皈依洋教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那人说，信奉其他，进不了天堂，只会堕入地狱。父亲道，那就无须改变信奉了。那人问为何，父亲道：照你的说法，我先辈都堕入地狱了？他们都已不在人世，恐怕就得去黄泉下改变信奉了！祖先都在地狱里，家康也当下一地狱，方是孝道，我可不能扔下祖先不管！”忠辉朗声笑道，“故，越前的兄长也不能和祖先们分开。正因如此，父亲才会那样不近人情地下令改葬。”

五郎八姬沉默，虽然无言，但她心中的疑窦和不满并未消散。年轻的五郎八姬并不能理解这话其实是小小的揶揄，她只以为是一个老者无可救药的固执，难以苟同。不过，话中蕴涵的人情和孝道，却亦有几分道理，故她决定暂时保持沉默，待真想明白了再说。

忠辉又道：“咱们花了多长时日，才这般心心相印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难道我二人还有不谐之处？”

“这……”五郎八姬亦有同感，忙回道，“待到探视长安回来……嗯，请大人带妾身一起去吧。”

二 微服探病

阿幸一直在写，涂涂改改。盒身上点缀着孔雀毛，大久保长安送的宝石镶嵌其中，与嵌着的青贝争奇斗妍，华美得令人目眩。两个盒子中的一个自然照约定给了长安，另外一个则留给了她自己。如今，她的盒子正摆在书院窗下的阳光里，比房中其他物什更早地享受着春日的温暖。

然而，阿幸的脸色并不像春日般明媚。她胸中难受，有时会咳出带血的痰，之后就始终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微热，无法安眠，梦中老是在被什么追逐……

阿幸以为，这一切都是大久保长安的缘故。长安恐是可怕的妖怪转世。最近，阿幸在梦里看透了这妖魔的真面目。它非别物，正是一只莫大的山蛭。人在深山中行走时，那东西会如水滴一般滴落于人身上。当人发现时，那东西已喝足了人血，身子膨胀起来。长安不正是一只巨大的山蛭吗？

阿幸觉得，长安所做的每一事都让人生怨。他虽常说什么大海、交易，却总离不开山。不仅如此，不管他去哪座山，都要带上女人，似要把她们的血吸光。他带了五六十个女人去了矿山町，结果，那些女人大部分从